

第一章

一 静物：红色马儿背景

在我对蓝玫的想像中，那匹红色的烈焰马总是以不同姿态，出现在她出现过的每一个地方，窑洞前的那片空地上，或者一棵造型独特的枣树下，她站在那里，她和她的马儿静物般的出现，四周弥漫起歌声。这歌声穿过时间隧道，停留到一个独自旅行的女孩身上。女孩是军校二年级的学生，身上穿着天蓝色的网球短裙，裸露着年轻而光洁的小腿，她的小腿像玉兰花瓣那样白，脚躁处是一截干净的短袜，脚上穿着一双浅蓝与乳白相间的运动鞋。这是她出发时的情形，等她到达目的地的时候，鞋和袜都脏得不成样子了。

当年，我背着一个红黑相间的旅行包，独自一人往西北走，我的目的地是延安。当时，没有人相信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可以凭自己的双脚徒步走到延安，他们说，雪凝要能独自一人走到延安，他们就能徒步环游世界了。他们还

说，别去，太危险，你一个女孩子，单独行动不安全。学校正面临放暑假，军事院校放寒暑假时学员回家的火车票都是由学员队统一订票，然后发放到每个学员手中。

考完试的那天下午，我拿到一张开往北京的火车票。

我不想回家。我要逃跑。

火车在小站停下来时，已是晚上九点多了，我的同学都在车厢里忙乱地走着，他们有的手里拿着洗漱用具，到每一节车厢尽头的盥洗室去刷牙，有的站在车厢中间用湿毛巾擦脸，有的在脱鞋，有的在抠脚丫，我像个隐形人似的穿过他们走到一节车厢尽头，车还没停稳，我和我的旅行包已经沾到地面了。

我站在冷清的小站月台上，发现四周空无一人。火车无声地从我身边开走，我恍惚间听到有人在喊我的名字，再仔细一听，又什么声音都没有。奇怪的是这么长一列火车，竟然在一秒钟之内在我的视野里消失，这实在是太奇怪了。

我背上我的双肩背往站台外面走，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脚下晃动，除了影子，就再没有第二个人跟着我了。我感到有点害怕，开始后悔自己莫名其妙的冒险行动，我记得在军校一年级的时侯，有一次军事行动，我在森林里迷了路，还丢了指北针，那时的心情跟现在很相像，都不知道未来会怎样。

这时候，有风吹过来，那排吊在半空的光秃秃的灯泡晃动起来，我的影子在瞬间分成两瓣、四瓣、八瓣……望着石灰地上变幻莫测的人影，蓝玫这个名字从我的心口轻盈一跳，然后，像阵风似的刮了过去。

二 戏剧人生

半个多世纪前的某一天，蓝玫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事，她的几个以前很要好的朋友秘密地失踪了，那时的蓝玫是上海一所大学里的学生，读的是外文系，却极其向往艺术，尤其喜欢戏剧。

蓝玫和几个同样热爱戏剧的朋友经常聚在一块儿，研读外国戏剧，或者在某一家的大客厅里排一两场简单的戏。戏剧是他们聚会的理由，也是他们相互友好甚至爱慕的基础。傅子恩就是在戏剧的华丽大幕下出现的，他和蓝玫不同校，是蓝玫的同学唐笑岭的朋友，唐笑岭的女朋友童心月也很喜欢戏剧，这样他们几个年轻人就经常聚在一起。

星期天下午，太阳总是显得懒洋洋的，它黄黄地涂在蓝玫书桌对面的那面墙上，有一张西洋风景画的金属框反射着一点阳光，很刺眼地直逼蓝玫的眼睛。蓝玫躲了一下，想躲掉那束光线。楼下不知是谁用钢琴正在弹奏一支曲子，那是一支陌生的、蓝玫从未听过的曲子，丁丁冬冬的声音如流水般急切地流过去。蓝玫忽然被那种声音抓住，她偏过一点脸来细听，刚刚那束剑一样的强光又直射到她脸上来。

那是一束来自未来世界的光线。

在未来几个月的时间内，蓝玫的命运将发生重大转折，可此刻她却一无所知，她的兴趣都在戏剧上，她关心的只是眼皮底下的一些事。

“喂，请问是傅公馆吗？我请傅子恩听一下电话。”

对方让蓝玫稍等一下，然后，隔了好长时间才有人来听电

话，蓝玫听出是子恩的声音，子恩解释说他刚才躺在床上看书，看着看着就睡着了。家里的老妈子来叫他听电话，拍了很长时间门他才醒来。

蓝玫说：“我还以为你写剧本写入迷了呢，原来是在睡觉啊。”

子恩说：“我昨天……”

蓝玫说：“你昨天很晚才睡。”

子恩说：“你怎么知道的？《蓝色房间》改得差不多了。”

蓝玫说：“真的？太好了。我今天听到一支曲子，特别适合你的《蓝色房间》，可我就是不知道他弹的到底是什么曲子。”

子恩说：“你就把它想像成一个蓝色房间吧。”

三 画 室

蓝玫是我外婆家最小的一个妹妹，外婆谈起她，总是管她叫蓝妹妹。蓝玫突然放弃学业，跟随一个男人离开上海去了延安，在我的家族史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。当然不是每个人都理解她的这一举动，听外婆说不少亲戚认为“她是被爱情冲昏头脑，跟男人私奔了”。

我外婆不同意这种说法。

那天晚上，蓝玫家有一个小小的艺术聚会。蓝玫的父亲（也是我外婆的父亲）是银行的高级职员，蓝玫的母亲年轻时读过师范，是个有知识的家庭主妇。母亲平时喜欢画点小画，国画、西洋画全都懂一点。蓝玫的母亲是当时的一个新派女性，她从来不和银行同事的那帮太太们来往，她看不起她们一门心思只知道买

料子做衣服或者打牌，一天到晚无所事事的样子，她认为女性应该有所追求。

可是，到底追求什么，她又有些茫然了。

她只是隐隐地觉得，要跟别人生活得不一样，这是指精神上的，而非物质上的与众不同。

于是，她选择了画画这样东西做武器。

在蓝玫九岁那年，蓝玫的母亲开始学画，她首先把家里楼上楼下的所有房间都巡查了一遍，那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上午，蓝玫的母亲早早地起了床，在丈夫去上班，女儿去上学之后，她开始用陌生人的眼光来巡查这个家了。

佣人在厨房把碗筷弄得丁当响。

蓝玫的母亲赤脚走在木楼梯上，心情格外地好。

她想，她就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了，这间屋子要完完全全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布置，要布置得充满艺术气息，不能有一点世俗味。一想到这儿，她脑子里立刻浮现出玻璃艺术灯罩的式样和带长流苏的窗帘的颜色。她想买一种带有妖娆水草图案的窗帘布来做窗帘，一切能引起幻觉的图案都是蓝玫的母亲喜欢的。蓝玫的母亲挑中了二楼离夫妻卧房较远的一间，推开房门，里面涌出一股霉味。那一天，她从房间里整理出了许多旧东西，旧的蜡烛台，旧的暖手炉以及旧书旧报，她把佣人喊上来，让她把旧东西统统扔出去。

蓝玫的母亲在腾空的房间里走来走去，空气中布满了一种灰尘的味道。她想她就要有一个崭新的开始了，她就要有一间属于自己的画室了。

收拾完房间，蓝玫的母亲好好泡了个热水澡，浑身喷香地从浴室出来，看看时间还早，就决定去买那种想像中的窗帘布。从外面转了一圈回来，看见九岁的小蓝玫坐在空屋子里惟一的一把椅子上看书。

——这房间怎么空了？

——妈妈要把它腾出来画画。

——为什么要画画？

——因为心里喜欢。

蓝玫后来一直记得她跟母亲的这段对话，母亲的艺术气质对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母亲的画室一直是小蓝玫最爱去的地方，那些斑斓的色彩令她着迷，她可以一直待在母亲的画室里，一声不吭，直到天黑。

蓝玫的母亲在画室里度过了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后来她将她画的许多画送人，不少她的朋友家里都有蓝玫的母亲画的西洋风景画。我在一个上海女作家的回忆录里还找到这样一个证据，证明当年蓝玫的母亲确实画了不少画。女作家说，她母亲曾到欧洲留学，做派很是西洋化，床头挂着罗静怡的画。从资料上看，这个罗静怡，就是蓝玫的母亲“静怡”。

四《蓝色房间》

聚会的那个星期天的傍晚，蓝玫坐在家等傅子恩，眼前出现大片奇异的蓝颜色，《蓝色房间》剧本里描写的场景，先在她脑海里一幕幕上映，她又听到了下午听到过的钢琴声。

蓝玫顺着那琴声一路寻了去，一心想亲眼看到那个弹琴的人。他弹的曲子简直太适合《蓝色房间》了，《蓝色房间》的剧本在蓝玫脑子里一幕幕走的时候，那曲子就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，给他们的戏配上音乐。蓝玫从家里出来，看见外面的天已黑了，门前那片巴掌大的小花园里亮着一盏水银灯，那水银灯的光似乎不是为了把周围环境照得更亮，而是为了把周围的环境衬得更黑。

蓝玫到邻居家去找那个弹琴的人，那人家的花园很黑，是那种没有指望沉寂到底的黑，只有一扇落地的欧式长窗里泄露出一条金灿灿的光线。蓝玫在小路上徘徊了好一阵子，她很想看看弹琴的人，却羞于去按人家门铃，又不好趴在人家窗子上偷看，正在犹豫之时，花园小路的尽头升起一个人影，那情景很像戏剧里的情景，人影越走越近、越变越大。蓝玫正恍惚着，人影忽然开口说话，他说：“原来是你啊！怎么站在这儿？”蓝玫这才听出是傅子恩的声音。

傅子恩的突然出现好像打断了什么。

琴声停了。

直到蓝玫离开上海，再也没听到那琴声。

——我怎么从没听到过那支曲子？

——可能是他自己写的曲子。

他们回到家的时候，他们那帮朋友早来了，大家开了几句他俩的玩笑，然后开始研究剧本。《蓝色房间》是一个受西方影响很重的戏（我把它想像成一个当时的实验剧），探讨人性与爱情主题，戏中的女主角（欧阳纯蓝）迷恋蓝颜色，穿蓝色衣服，住在四

周漆成蓝色的房间里，她已经有未婚夫（陈家佩），但同时她又爱上父亲的朋友——一位年纪稍长的男人（吴天豪）。

热爱戏剧的朋友们都说，欧阳纯蓝这个人物就是比着蓝玫的样儿写的，用现在的话说叫做量身定做，大家都认为欧阳纯蓝这个人物是傅子恩专门写给蓝玫的，大家都认为，傅子恩很爱蓝玫。

没想到在剧本讨论会上，蓝玫却说：“我不能演欧阳纯蓝，因为我没谈过恋爱。”

傅子恩一直低着头，不敢抬起眼来看蓝玫的眼睛。他知道他写这个剧本是有私心的，他一直希望能写一个出色的角色来让蓝玫演，他用这种行为来表达感情，他是一个羞于将感情说出口的男人。

傅子恩听到蓝玫反复提到那段音乐，她说她一听到那人弹的钢琴曲，就满脑子都是《蓝色房间》的画面，童心月问她是什么样的曲子，蓝玫说，是从没听过的曲子。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《蓝色房间》的剧本又做了一次较大改动，傅子恩受到蓝玫谈话的启发，又在剧中加了一条扑朔迷离的声音线索，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。《蓝色房间》是傅子恩一生中创作的惟一剧本，他的戏剧生涯从《蓝色房间》开始，也在《蓝色房间》结束。

五 母亲的画发表

《东方杂志》封底上刊登了蓝玫母亲的一幅油画。母亲坐在画室里，仔细看那本杂志，看了好久。她坐在楼上，听到楼下孩

子们一声声背着台词的声音，有时候，大概是他们演错了，又从楼下传来一阵笑声。

她仿佛看到自己的女儿站在舞台中央，一束雪白的追光像玻璃罩子似的，将女儿罩在里面。她听不到女儿说话的声音，但女儿的身体颇有表现力，她的胳膊如水波一般游动着，她的白裙子上缀满蕾丝花边。蓝玫一出场，全场的目光都被吸引到她身上来了，人们大声喊叫着她的名字，向台上投掷鲜花，人们的精神像被什么东西控制了似的，不顾一切都往台上拥，演出进行不下去了……

蓝玫的母亲一着急，从梦里挣脱出来，才知道刚才手里拿着杂志打了一个盹，楼下的排练仍在进行中，母亲从众多声音中辨认出女儿的声音。她微微侧过脸来仔细听他们排戏，她想，这些孩子可真是年轻有热情啊。

男主角的声音：“父亲，是你毁坏了我年轻的爱情。”

父亲的声音：“孩子，我这都是为了你……”（后面听不太清楚。）

有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（分不清她的身份）：“天黑了，就要下雨了。”

蓝玫的母亲侧耳听了许久，都没听到女儿的声音，就想，这一段女儿可能没有戏。

因为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了母亲的作品，一时间她的那间画室从冷寂变得热闹起来。蓝玫的父亲从早到晚在银行里忙，他与母亲的精神世界好像是分开的，各忙各的，各自沉浸在自己的世

界里，他们相互看到的，差不多只是对方的躯壳，他们的关系是礼貌而客气的，相敬如宾，但这种“客气”其实是不正常的，“客气”里面隐藏着危机，其实他们彼此心里面都明白，只是不说出来而已。

他们用尽量多的时间待在自己的世界里，让两个人的交叉点尽量地小。蓝玫的母亲待在画室里的时间越来越长，她有时在那里会客，有时在那里跟朋友聊天，有时候她一个人待在里面，没人知道她在里面究竟做了些什么。

也许只是消磨时间。

也许在摆弄颜料，准备画一批新画。

六家族史上两个戎装女人

我从来也没搞清过我与蓝玫的关系，她是我外婆家的小妹妹，可从没有人告诉我该管她叫什么，外婆提到她时总是用“蓝妹妹”来称呼她，并描述她当年从延安寄来的一张相片。

外婆说，她穿着灰布军装。

外婆说，她裤脚管好宽。

外婆说，她军装外面扎着皮带，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英俊的男孩子……

我从来也没见过那张照片，外婆说，那张照片在许多年前就找不见了，“别的照片都在，惟独那一张不见了”。

说着，外婆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厚的相册，相册里有许多已经泛黄的旧照片，有外婆小时候坐在雕花大木门前照的，手拿团扇，头发梳得一丝不乱，旁边站着同样手拿团扇的婢女。照片上

的小孩，清一色穿着圆鼓轮墩的棉袍，表情呆呆地望着镜头，一脸受惊吓的表情。

相册里还有一些不同时期人的结婚照，有穿传统服装的，有穿西洋婚纱的，外婆讲起相册里的人和事，滔滔不绝，她可以没完没了地说下去，故事这一次讲和上一次讲总有些不一样，不知是她记性差了，还是别的什么原因。

蓝玫的相片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丢失了，等我看到那本相册的时候，外婆指着的地方是一块黑色的相纸底，宝蓝色的相角还在，相片却不在了。我一直在想像中拼凑蓝玫穿军装时的模样，直到有一天，我把我穿军装的照片补在了蓝玫缺失的位置上，这样，我就成了我家族史上第二个穿戎装的女人。

我想，我潜意识里一定是受了那位隐在时间深处的先辈的影响。

蓝玫、红旗、军装、号角、队伍，等等，这样的字眼儿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出现在我的日记本里。我常常被这类字眼儿点燃，幻想一种激昂而又动荡的生活，与众不同的生活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在日记本里虚构了一个蓝玫。

我会很仔细地描绘她的眼睛——虽然外婆从未对我说起过她小妹妹的长相，可我从一开始就认定，外婆的小妹妹一定长得相当漂亮。我总是在队伍里看到她的眼睛，我训练、紧急集合、吃饭、睡觉、5000米武装越野跑，在军校的每一个日子都能看见那双眼睛。

那一年，我在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读高中，我做梦也没想到我会报考军事院校，我是在填表前一秒钟突然做出决定的，“军

校”这样的字眼儿使我想到了吃苦、流汗、紧张的集体生活、集合的哨音、军装、红旗，当然还有蓝玫。

高考前夕，我日夜苦读，头脑常常处于紧张状态，我知道我未来的梦想是能有一间屋子，能坐在里面写作——写我想写的东西，可是现阶段不得不每天与我并不喜欢的试卷、复习题、模拟考题在一起。

实验中学是北京市赫赫有名的重点中学，地点在西单的一条幽深的胡同里。许多年后，我成为北京作协的签约作家，作协的地点也在西单。坐在作协的楼里能够清楚地听到电报大楼报时的钟声，在实验中学的校园里也能听到。

“西单”是一个与我的命运紧密相关的地点，我爱那里的每一年的变化，爱每一条我所走过的胡同、每一个店铺、每一棵草、每一朵花。西单漂亮的文化广场是我的骄傲（每个北京人的骄傲），我在那个象征“蒸蒸日上”红色铁风筝旁拍照，长发被风吹得很高。

我的裙子里也灌满了风。

我觉得我就要飞了——和身旁那个巨大的红风筝一起，缓缓升空，飞向一个遥远的、不可预测的地方。

从实验中学毕业，我当兵了——我考上一所军校，去了外地。

七 实 验 中 学

实验中学是一所住宿的学校，听说“文革”前被称为“师大女附中”，学校里是清一色的女生。学校的历史很长，我在那儿读了很长时间的书，也没弄清校史上的一些著名事件与人物（我

是未来校史上的著名人物，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能成为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）。

我们只是埋头读书，准备应付高考。

我们四个女生一间宿舍：阮西慧、严青、雪凝、朴小美，四个人全是会念书的虫子。

实验中学是我最初编织梦想的地方，我将身体分成两半，一半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，一半过着不着边际的幻想生活。循规蹈矩的我就是要每天像虫子那样啃书本，早晨早早起来去操场锻炼，背英语单词，打水，吃饭。背英语单词实在是件很枯燥的事，每一个词都得重复多次，背得口干舌燥，背得两眼发直，背得面色苍白。

常有小蝌蚪一般的文字在我梦中游历，我看到它们飘来飘去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，我常常梦见考试卷子发下来，可是我一个单词也不认识，那些字母组成奇怪的阵形，我无法辨认它们。一觉醒来，庆幸自己是在梦里，就越发告诫自己要勤奋努力。

幻想生活是我生活的另一半，这种生活不为人知，是隐蔽而安全的。

我幻想我是个女作家，有一间摆满书籍和艺术品的房间。我幻想那个女作家经常穿着黑色毛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她长发及腰，美貌，她美丽的照片经常被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上。我在她写的书的封面上看见她的脸，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高贵气质，她属于那种亦正亦邪的漂亮女人。

我不知道我怎样才能写作，但我知道我要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。蓝玫是我从未在宿舍里提起过的名字，她只出现在我的日

记本里。她是激情与梦想的化身，她与我家族里任何一个循规蹈矩的女人都不同，因为她穿过军装。

那时候，我们各自都有自己的梦想，阮西慧一心想当演员，严青是班里的英语尖子，一心想当外交官，朴小美的数学成绩在全年级都拔尖，她的目标是要考北大物理系，而雪凝的文章写得飘忽奇妙，老师大概摸不着头脑，所以每次都给了极高的分数。

比较起来，只有我是一个目标最模糊的人。

我幻想自己能过一种奇特的、跟别的同学都不一样的生活，然后我就开始写小说，再然后就成名成家，扬名天下。

可是，这种生活的源头到底在哪儿呢？

想想还是觉得很茫然。

第二章

一 戏剧档案馆

关于《蓝色房间》的剧本，我曾多次到戏剧档案馆去查过。戏剧档案馆躲藏在一个很难找的地方，据朋友在电话里描述，那是一座大屋顶的旧式建筑，坐落在北京一个幽深胡同里。

那天，我撑了一把闪亮的黑绸伞出门，街上飘着小雨，天色阴暗，行人稀少。我和我的黑绸伞缓缓拐进那条胡同，一路上我没有碰到一个人，地面凹凸不平，石砖的缝隙里藏着陈年的灰尘和小草，我看到“戏剧档案馆”的神秘路标像一枚枫叶斜插在路边墙上，每隔一段路就出现一次。那座旧式建筑在蒙蒙烟雨中进入我的视线，我好像在什么时候来过这里。我沿着过道走进一个较大的房间，房间里堆满了书，猛一抬头，我看见一个坐在书堆后面的紫衣女人。

没等我开口，紫衣女人就说：“我们这里

是内部资料馆，不对外开放。”

声音显得冷而硬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我从包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作协介绍信，拿给紫衣女人看。紫衣女人的指甲上画有奇怪的图案，又美又奇异。她睫毛极长，眼皮一直垂着，手里拿着那张纸，不知是否在看。

我进入档案馆，按照目录查找《蓝色房间》剧本。

我看到很多后来红极一时的话剧剧本，然后，一些熟悉的人名跳了出来，但我没找到我想要查找的剧本，我的虚构只有在一片沙地上重建。

听外婆说《蓝色房间》的话剧曾在蓝玫学校里彩排过，但因某种原因始终未能正式公演，使得这出戏一直处于排练阶段，就像蓝玫与傅子恩的爱情，“排演”是他们一生中最朦胧的回忆。

透过时间的光晕，我看见当年彩排时用的煤气灯散发出金属般的光芒，蓝玫穿着戏服站在光芒中央，一句一句念着台词。由于是彩排，她穿着戏里规定的服装，但脸上没有化妆，这就形成了一种奇幻的戏剧效果，蓝玫的脸看上去像纸一样白，但衣服的颜色却像是用颜料刚泼上去的，浓得化不开。

戏中的欧阳纯蓝（蓝玫饰）爱上父亲的朋友，变成了一个躲躲藏藏不能公开自己感情生活的女人（当时追求爱情自由有种种阻力，现在真自由了，也不见得有多幸福）。

不该蓝玫上场的时候，她就坐在场外一只小板凳上，手里攥着层叠的裙摆，盯着场上变来变去的人影出神。她看见傅子恩的睫毛在煤气灯的光芒里闪动，看见他的嘴一张一合在跟台上的人说着什么，他站在台上，有点不像现实中的人，蓝玫觉得他很像

戏中的一个角色。

戏散了，童心月过来问蓝玫：“你们要不要一块走？笑岭家有车来接。”

蓝玫说：“谢谢，你们先走吧。”

这时，两位男士也走了过来。大家站在灯影里道别，也像戏里一般。这样的戏剧人生，蓝玫只觉得恍惚，蓝玫一生下来，仿佛就是一场戏，母亲生活在戏里，那间色彩斑斓的画室，就是她亲手为自己搭建的舞台，她每天在里面表演自己，没有那个舞台，她会窒息而死。

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越来越紧张，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。

母亲画室里出现了一个年轻男子。

他有时上午来，有时下午来，他是美术学校的老师。他来看母亲的画，有时拿走几张，帮母亲发表。上回母亲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的那幅画，就是何老师帮的忙。何老师名叫何森林，家在遥远的北方。

蓝玫等傅子恩指挥学生将道具服装收拾停当，两人一起回家。傅子恩说：“时间还早呢，不如散散步吧？”

蓝玫说：“我正想问你想不想散步呢。”

又说：“你看你眼镜上落满了灰。”

傅子恩把眼镜从鼻梁上摘下来，□地吹了一下，又戴上了。

他们相视一笑，傅子恩说：“走吧。”

这时候，有几个学生过来问傅子恩，有一些道具是借来的，是不是应该搬进库房里锁起来，以免丢失。傅子恩叫来几个校工